

古建修缮 不求“返老还童”

历时9个多月的沈阳故宫大政殿彩画工程，修复了受损部分，恢复了历史信息

□ 辛阳

黄琉璃瓦铺满殿顶，镶绿剪边，正中相轮火焰珠顶，宝顶周围八条铁链各与力士相连，殿前的两根大柱上巨龙盘旋……沈阳故宫东路，完成彩画保护修复工程的大政殿端坐其中，气度威严。

随着贴金工序的结束，沈阳故宫大政殿彩画工程日前竣工，这也意味着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一期工程全部完成。该工程于2013年初正式启动，工程范围为大清门、崇政殿、左顺门、右顺门及大政殿共5处建筑。今年2月，大政殿彩画修缮开工，历时9个多月完成。

原有彩画已积尘、失色、起甲、发黑

沈阳故宫大政殿俗称八角殿，始建于1625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营建的重要宫殿。1644年（顺治元年）清世祖福临在此登基。

自上世纪50年代修缮后，大政殿彩画已近70年没有修缮。长期风吹雨淋加之保养不便，外檐彩画严重积尘、失色，

已经失去对木构件的保护作用。由于保护不善和管理不当，以及当时的经济能力有限，导致上世纪50年代的修缮改变了部分彩画纹饰，新绘制纹样质量较差、笔触粗糙，而且部分使用了现代材料。而这部分现代材料劣化性状与传统材料不一致，导致出现了起甲、变色、发黑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原有彩画的保存现状。

据介绍，彩画对古建筑具有保护、装饰、彰显等级等作用。在木构件表面涂刷油饰色彩以防腐并装饰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传统做法。早期建筑上的色彩油饰没有明显区分，都有保护木构件的作用。随着人类建筑活动的发展，油漆和彩画出现了明确分工，至明清时期，官式做法已有“油作”与“画作”之分，凡用于保护构件的油灰地仗、油皮及相关的涂料刷饰，被统称为油饰，而用于装饰建筑的各种绘画、图案线条、色彩被统称为彩画。

保证完整性、真实性、延续性和可逆性

“对于古建筑本体修缮来

说，其重要原则为‘最小干预’，也就是要为古建筑‘祛病延年’而非‘返老还童’，做到完整性、真实性、延续性、可逆性。”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声能介绍，古建筑修缮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尽量使用原材料、原工艺来进行修缮，什么地方坏了就修什么地方，而不是进行整体、全面修缮。第二是遵循可逆性的原则，就是维修过之后要让别人知道哪些修过，哪些是原始的。

《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一期工程方案》中记录：“通过照片可以观察到，1929年前外檐彩画全部都是龙锦枋心旋子彩画，棋眼壁彩画为三宝珠彩画，形制符合清皇家建筑彩画规划。而现存外檐彩画次间额枋比明间额枋彩画等级还高，次间原有的旋子彩画改画了和玺彩画，而明间彩画还是原有的旋子彩画。棋眼壁图案也由三宝物改画了升龙火焰珠。二层平板枋也从原来的降魔云改画成金龙和玺彩画。大政殿彩画的修复历史中只记录了‘1993年用面滚技术

对大政殿外檐彩画进行了除尘维护’，其他年代未见有维修记录，通过与老照片的对比，证明大政殿外檐彩画在1929年以后，进行过全面的重绘，并且图案做了很大的改动。”

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为，外檐彩画因价值较低，做重绘处理；内檐彩画因受环境扰动较小，为清代原物，历史价值较高，做现状保护处理，即做除尘、加固等。

李声能说，此次大政殿彩画修缮工程的另一个宝贵之处是纠正了部分错误，恢复了部分历史信息。例如，在此次修缮前大政殿棋眼壁上的纹饰为升龙。而《奉天宫殿建筑图集》中的照片显示，棋眼壁纹饰为火焰宝珠。不仅如此，在保存较好的内檐棋眼壁上，同样绘制的是火焰宝珠彩画。所以，此次修缮工程的依据，一方面源于史料考证，另一方面比较同类的现存实例，较为准确地纠正了部分重要信息。

遵守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

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油

饰彩画保护修复工程的保护设计和修缮工作严格遵守“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原则。

在材料上，坚持使用传统矿物质原材，主要有群青、石绿等；在形制上，一方面以原有彩画为基础，同时参考历史资料并结合清代官式做法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符合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的历史原貌；在工艺做法上，多次组织召开油饰彩画工程专家论证会，聘请国内具有优秀彩画施工技术的匠师参与，坚持采用传统的清代官式彩画工艺做法，确保地仗及彩画的质量。

彩画修缮工程方案编制负责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专家陈青在数次现场勘察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次彩画工程外檐修复、内檐现状保护的方案。故宫博物院彩画专家张秀芬研究员将大政殿彩画现状纹饰照片与《奉天宫殿建筑图集》详细地进行了对比，精心绘制彩画图样。在专家组讨论确定了外檐修复部分具体的彩画规划后，张秀芬对纹饰的细节构图进行技术指导，以确保画面和谐、构图饱满。

故宫博物院丝织品专家王允丽研究员应邀对大政殿软天花修复进行技术指导。与一般绘制在木骨地仗上的材质不同，大政殿为梵文天花，绢质地，与丝织品修复有相似之处。在王允丽的指导下，除尘、软化、回贴、去污、测量、绘图、标记、修补、粘接、压平——多达十几道工序的软天花修复顺利完工。

沈阳故宫彩画修缮工程的施工队伍是古建筑行业中著名的西陵工匠，尤其擅长油漆彩画。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太和殿、颐和园佛香阁、恭王府等古建筑修缮中，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画工纯熟、技术过硬，对文物怀有敬畏之心。”专家这样评价。

今雨轩

让城市留下记忆

□ 龚彦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考察时，特地来到了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实践告诉我们，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重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保存城市的记忆，方能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作家冯骥才说，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历史。城市对于人们，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传承文化基因的摇篮。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在全球不少地方，昔日的街区、老字号、名人故居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新面孔所取代。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学者就提醒，现在全世界的城市建设都面临一个共同危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希望中国的城市建设能够尊重中国文化，尊重城市原有特色。的确，中国的文化传统弥足珍贵，不应被肤浅的标准、流俗的风格所淹没。

城市面貌的复制意味着城市历史的遗忘。近年来，人们在城市改造中的文化保护意识更强，文化保护也成了时下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我国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保护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气质和传统风貌。

左进伟创作的《十二生肖》系列的转变，左进伟画路的转变与拓宽使人们在享受动画带来艺术美感的同时，领悟生灵万物之间和平、友爱的精神理念，代表作有《母子情》《情至深处》等。

开幕式上，中国改革报社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马启孝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对左进伟的绘画艺术给予了充分肯定。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改革报美术馆馆长王志介绍了展品情况。左进伟表示，今后会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艺术事业。

事实上，城市越走向现代化，就越应将自己的文化遗产奉若瑰宝。国内最具魅力的城市，大多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南京拥有保存相对完好的明城墙共22公里，在城墙所包围空间内有1000多处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遗迹；宁波投入大量资金，将其旧市中心发现的元朝永丰库遗址妥善保护并加以展示。在他们看来，城市固有风貌既是物质财富，更是精神财富，是让广大市民产生价值认同的场域。另一方面，城市保护不排斥有机更新。广州在修缮历史文化建筑时保证修旧如旧、防止建设性破坏，同时注重活化利用，让历史文物“活”起来；以“绣花”功夫推进“三旧”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重塑城市风貌，让老城焕发新活力。正如一位地方领导干部所说，把历史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注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既要尊重文化、又要协调发展，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加强创新。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15日。

文化资讯

“生灵之恋”精品画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龙春燕 闫娜报道 近日，由中国改革报美术馆主办的“生灵之恋·著名花鸟画家左进伟吉祥物系列精品展”在京开幕。

此次展览汇聚了左进伟精品力作56幅，共分三大系列：雪域传说系列、吉祥物系列和生灵之恋系列。左进伟作品取材多以动物为主，雪域传说系列以狼为主要创作对象，是左进伟早期最得意的代表作；吉祥物系列则是左进伟从画狼题材向花鸟画“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转变的创作突破，代表作有《十二生肖》系列及《旺旺图》等吉祥物；生灵之恋系列是

左进伟创作的升华，从画狼到《十二生肖》系列的转变，左进伟画路的转变与拓宽使人们在享受动画带来艺术美感的同时，领悟生灵万物之间和平、友爱的精神理念，代表作有《母子情》《情至深处》等。

开幕式上，中国改革报社党委副书记、秘书长马启孝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对左进伟的绘画艺术给予了充分肯定。本次展览策展人、中国改革报美术馆馆长王志介绍了展品情况。左进伟表示，今后会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艺术事业。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15日。

海峡两岸中青年建盏技艺传承创新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丁南 郭超报道 近日，2018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之“福建建盏建盏德化白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开班仪式暨“古习堂杯”首届海峡两岸中青年建盏技艺传承创新大赛启动仪式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近百名传统雕刻工艺师、建盏及中国白瓷烧制技艺传承人参加此次培训，切磋手艺，共同为保护非遗

发展的文化魅力。本次活动为福州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国画盛宴，为深获榕城增添的一笔生机盎然的青绿色彩，让福州市民能近距离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之铸、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周野、北京宣和画院副院长许元庆等众多业内权威专家现场进行了点评。

手绘版《千里江山图》全国巡展走进福州

本报讯 记者吴喜达报道 “许元庆手绘版《千里江山图》全国巡展”福州站日前在福建福州于山堂西厅开幕。

《千里江山图》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手绘版《千里江山图》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让国宝级文物从冰冷的橱窗里“走”出来，让人感知其澎湃生命力，彰显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本次活动为福州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国画盛宴，为深获榕城增添的一笔生机盎然的青绿色彩，让福州市民能近距离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张之铸、福建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周野、北京宣和画院副院长许元庆等众多业内权威专家现场进行了点评。

儿童戏剧教育教师实操工作坊开班

11月21日，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戏剧教育专业委员会、湖南郴州市群众艺术馆等共同举办的第八期儿童戏剧教育教师实操工作坊暨戏剧教育种子教师培训正式开班，来自全国各地艺术教育机构的35名儿童戏剧教师参加了培训。图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艺术教育教研室主任徐琨（右一）正在授课。

崔云争 摄



品读

军装 是难以割舍的情怀

□ 何晓翔

刚听到公安边防部队改革消息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和大家一样，瞬间思潮澎湃，大多被走、退、转所影响，诚然人各有志，也都无可厚非，但我始终对这身军装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20世纪80年代，父亲高中毕业报名参军。在那个年代，高中生还很是稀有。义务兵、志愿兵、提干，军事文化全优的父亲在部队干得顺风顺水。不料，“你是最小的儿子，是家中守灶人，你必须回来。”奶奶的一句话击碎了父亲的从军理想。在奶奶强制性要求下，父亲按照义务兵退伍，脱下了那身让他为之自豪和迷恋的军装。

小的时候，经常看见父亲拿出那件绿色的衣服摸一摸、看一看。直到我自己穿上这身军装才明白，它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军人的标志和荣誉。

2009年12月12日，我告别大学，穿上崭新的军装，踏上南下的军列。那时，学校的老

师、同学都很费解，也曾劝我：大学都考上了，还当什么兵？以你的能力，根本不愁工作的问题，何苦去遭那份罪呢？“不当兵的男人，人生是不完整的。”这是我的回答。那时的我，还不懂军人的含义，觉得穿上军装就是军人。虽然军装上没有任何警衔和警种标识，但我还是心情很豪迈。登上开往云南的火车上，摸着胸前的大红花，看着送别自己的老师同学，我开始脑补各种画面：持枪巷战、擒拿格斗、空手夺白刃、跪姿装子弹……火车开了三天两夜，因为坐的是硬座，下车时我大腿以下全都浮肿了，踩在地上像触电一样麻麻的，这是第二故乡给我的第一感觉。我回头望了一眼家乡的方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然后边整理好军装，边快步跟上行进的队列。

新兵连第一个难关是3000米跑，虽然心中一直装着“子龙梦”，但肚子上长的却是“董卓膘”，多少还是有点拖了大队伍的后腿，现实很快击碎了我的理想。但我没有抱怨和后悔，而是加倍刻苦训练。因为父亲

在我临行前说过：“男人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在无数次咬牙坚持，无数次深夜舔舐中，让我得到了快速成长。不但减掉了“董卓膘”，还跟上了大部队。此外，在云南边防总队射击考核验收中，我以8发子弹68环的成绩位列第一，并由此获评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嘉奖。

由于表现优秀，下连后的我，被分到了文山边防支队拘留审查所，这是支队直属队建设的排头兵，因工作标准高、任务重而出名。尽管刚下连的时候，因为是大学生当兵的“标签”火了那么一阵子，可我随后的日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收操后要打扫卫生，队列中要两手扣紧，吃完饭要洗碗刷盘……

曾经梦想的持枪狙击和卷腕夺刀并没有上演。有一天弯腰刷厕所时，我忍不住问班长：“班长，为啥咱班刷厕所的总是我？我怎么说是大学生。”班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再牛的人到这来，都是个兵。能干，就好好干；不能干，学着好好干。”接受完只有初中文凭的班长教育

后，我不但没有抵触，还有一种过瘾的畅快：话糙理不糙，简单直接，一针见血！

在边境一线查缉，我曾吃着野菜泡面，穿着一个月没洗的衣服坚守在丛林中，只要听见汽车引擎声，和战友提枪就上前盘查，只为边境繁荣稳定，只为军人那份职责。口岸执勤现场，不论昼夜，阳光服务，微笑相迎，只为通关旅客一个点赞，只为旅客那份满意。还有很多曾参与海外维和、联巡执法、缉枪缉毒的战友，在枪林弹雨、瘴气肆虐中无惧前行，他们只为和平普降大地，只为军人心头那份荣誉。

2011年我如愿考上军校。那年的冬天，有了我军旅生涯第一个假期，也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当我穿着军装跨进家门的时候，父亲的眼眶湿润了。我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父亲愣住了。整整愣了好几分钟，他才缓过劲来，“啪！”给我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由于激动，父亲整个人都在颤抖。

时光飞逝，胸前的资历章已挂上十年的军龄标识，但我对这身军装的热爱却从未减

退。面对改革，虽然心中不舍，也彷徨过一阵子。有位战友对我说：“你是家中独子，家庭条件又好，迟早是要转业，改革不是更好吗？难道你能在部队干一辈子？”我知道他是为我考虑，而且脑海里还畅想过在地方那种无拘无束的工作画面，但我还是将内心深处的想法说了出来：“如果可以，我愿穿一辈子军装，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国家需要我们退出现役，我也会坚决服从改革，脱下这身军装！”

其实我知道，只要是来到部队的人，大家的初衷都是热爱这身军装。这是一种被军旅经历深深浸透骨髓、融入血液的爱，无论是在部队继续服役，还是已经脱下军装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始终没有变过，也只有当过兵的人才有这种体会。就像退伍老兵兵说的那样，若有战，召必还！

我想，假如不用脱下军装，我会一直坚守在部队。要是离开部队，我会一辈子记住这里。部队，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眷恋；军装，是我难以割舍的情怀。